

新惊险小说译丛

采珠女工

君特尔·波罗德尔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采珠女工

君特尔·波罗德尔著

廖尚果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• 內 容 提 要 •

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叢書之一。

本書描写在琉球群島上一群采珠女工的故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美国資本家在琉球群島那边成立了珠宝公司，派了一个督察到耶希麻島收集珍珠。資本家为了多获取利偶，不顧采珠女工們的生命，要她們由每天入海六十次增加到八十五次。沒有多久，一个女工出海后死了。她們感到異常悲痛、憤怒，在女工密初的领导下进行了斗争，由于她們勇敢、坚强的斗争，最后获得了胜利。

Gunter Prodhhl
Perlen, Haie, Kraken
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, 1956

采 珠 女 工

君特尔·波罗德尔著

廖 尚 果 譯

*

江苏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号

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6 印张 1 11/18 字数 29,000

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数 17,001—21,000

譯 序

世界上最值錢的珍珠——一顆賣一千美金以上——是出自琉球群島里面那個叫做耶希麻小島(日本話譯音)附近的海里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美國把日本人叫做沖繩縣的琉球群島要來做軍事基地，美國的資本家在沖繩縣首邑那霸成立了一個珠寶公司。這個珠寶公司派了一個督察到耶希麻島收集珍珠。這故事由某一年內派到那邊去的第六個督察說起。

本書原名“珍珠、鯊魚、八爪魚”。

廖尚果 南京，1957年1月12日

那是在一座樹林的邊緣上，鋤平了一塊地，蓋起來的一所平房。由平房望出去，毫無障礙地望見海岸的沙灘。掛在室內牆上的溫度表，快要升到華氏一百度了。這裡是熱帶地區，太陽的熱力透過鋪着棕櫚葉的屋頂，連屋裏面的蒼蠅也熱得昏頭昏腦地到處亂撞。這平房本身就是一個房間，它的面積只夠擺一張用竹子做成的粗笨的抬子、幾張凳子、一張古老的寫字台、一個小木櫃子、一張掛着蚊帳的鐵床和一個臉盆架子。

躺在床上的人，打鼾打得震天響，時常還發出一種長長的、豬叫一般的聲音。他翻來復去地睡得很不安穩。當他醒過來，最後把眼睛睜開來時，他還眯着一雙眼睛向四周圍望了一回，好像他要想一想，現在他是在什麼地方似的。蚊帳打開來了，他爬了起來，打着呵欠，看了看手表。

“十點鐘了。該死的，起來得太遲了。”左飛·德·甘明士，美國那個開設在那霸的珠寶公司派到這裡來的督察，一邊吶咕着，一邊揩他那些濕得直滴下汗水來的頭髮。他有着一個胖胖的、肥大的身材和一張特別顯眼的、玫瑰紅的臉；他那個圓球一般的頭，好像是沒有頭頸似的直接聯着他的身體；那一雙疑神疑鬼的眼睛，時常看着自己那個大鼻子；那個又闊又薄的嘴，好像除了用來做他那

个非常发达的下巴的分界线外，并没有别的什么用处。

他在房间里东张西望，望见写字台后面那幅挂在牆上的大地图。右上角是日本的西南部，左边下面是台湾的北岸。在这中间是镰刀一般的、不计其数的黑点，横印着琉球群岛几个字。他走到这地图面前，用手指头由这一头找到那一头，好容易才找到一个黑点，还用红铅笔在这黑点旁边画了一个十字，用钢笔写着根据日本话译音译出来的“耶希麻”这三个字，这就是这个小岛的日本名字。

“这样一个鬼地方，”甘明士喉咙里咕咕着，“连地图上都没有个名字。要一个体面的美国人在这里过活，夹在那二百个当地妇女的中间；这二百个妇女除了跳进海里找珍珠之外，什么都不会，这真是活受罪。”

甘明士自言自语地发泄着他的闷气。同时这也是他说家乡话的唯一机会。他是在三天前坐日本的那霸商船会社的一条邮船到这里来的。他的任务是要在这小岛上替那个珠宝公司收集珍珠。为了要和那些工头和那一批采珠女工——人们都叫她们做阿媽——勉强可以谈话的缘故，他得学习他们的普通话，那是由日本话、马来话和葡萄牙话混合起来的话。说句老实话，这已经够他学习的了。

他很生气地离开了那张地图，回到写字台前，把中间那个抽屉拉了出来。抽屉里面放着一个望远镜和一个

瓦盆子，瓦盆子里放着一些閃閃发光，白得象銀子一般的珍珠。甘明士一看見这些珍珠，臉上立刻就开朗起来了。他很亲切地用他肥胖的手在珍珠上面摸了一摸，把它拿起来放在手掌上搖着，讓它在手指中間滑下去。这样把它玩賞了好一回之后，才把望遠鏡拿出来，非常細心地鎖上了抽屜。接着他便离开了这所平房，在白沙地上大踏步地对着海岸走去。

耶希麻海湾平整得象彈子台上那块綠呢子一样鋪在他脚面前。天上絲毫的云彩都沒有，海面风平浪靜的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太平洋。火热的空气好象接触着电流一样微微地閃着亮光。远远的海面浮着十二条平底渡船一般的小船，互相間隔着相当的距离。

甘明士拿起望遠鏡，把它貼近自己的眼睛。他望見四肢纖細的、黑皮肤的妇女整个头上套着一个潛水头罩子，眼睛前面裝着潛水眼鏡，手拿着鉛桶和鉛棒，由船上跳进海里去。几分鐘之后，鉛桶裝滿了海蚌，又浮到海面上来，一浮一沉，象一架川流不息的挖泥机器一样。

这个單調的、有規則的工作节拍忽然搞乱了。阿媽們騷動了起来，她們手指着海面在小船上慌慌張張地走来走去。剛跳进海里去的妇女們，也立即浮起来，她們非常忙乱地爬到小船上面来，好象有魔鬼在追逐着她們。

甘明士把他的觀察目标，由小船轉移到海面。他觀

察了一回，便发现了好些藍而微帶黑色的三角形的东西，发狂一般地在海面上乱撞，把那些海水激动得象一群杂乱的、白色的浪山一样。他再仔細观察着，想了一会，才懂得了这是怎样一回事。

一群大得怕人的鯊魚，头象大鉄錘一样，游进海湾里面来了。由于风平浪靜的海面，因而它們远远便聞到这一批阿媽們的氣味了。現在它們越来越近了。所有妇女們虽然都已經回到小船上来，但是在鯊魚对着他們进攻的时候，这些小船是絕對不能保障她們生命的安全的。鯊魚只要揚起它那好几公尺長的尾鰭，向小船一击，小船就会立刻翻过身去。

那一群鯊魚对着十多条小船圍攻的圈子，越来越小了。甘明士也知道阿媽們的生命是在极端的危險中。她們的心神也跟着那一大群鯊魚进攻的程度緊張起来。現在他看見一条鯊魚，約摸有四公尺長的身体，在最前头那一条小船的船底下稍微翻一翻身，那条小船就被拋起离开了海面，数秒鐘之后，才又被甩回海面来。这样一来，好象那条小船便要碎身万段似的。被激动起来的海濤的声音和阿媽們惊惶狂叫的声音，响成一片，好象連那些鯊魚都要被它吓走似的。

当那条小船被甩回海面的时候，一个阿媽因为站不住脚而被甩进海里去了。她在仓卒之間幸而一把抓牢了

船舷，但是大概因为惊恐过度的緣故，她再沒有力气爬到小船上面来了。就当船上的人们急着伸手把她拉上来的時候，离这条小船約摸二十公尺的地方，又揚起了一条鯊魚的背鰭，用飞快的速度正对着小船冲来。現在它那个又平、又闊、象大鉄錘一般的头，已經伸出海面，这个得到人們营救的阿媽，真的就在最后一分鐘里从鯊魚的魔口中搶救了出来。那个奇丑的鯊魚头还轉动了一下，它那兩排犀利的牙齒虽然向前合了一下，但是到底是落空了——数分鐘之后，这些想吃人肉的鯊魚象魔鬼一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海面看来又好象是世界上最太平的海面一样，仿佛剛才什么事情也沒有过。

甘明士那只拿着望遠鏡的手直到現在才垂下来，緊張之中帶有一些失望的情緒，这样一个刺激神經的場面，可惜过去得太快了。然后他回过头来，望着后面的树林。这树林好象連綿不断的碧綠的屏风，圍繞着海岸上那一片沙灘。在这树林后面是一排赤裸裸的、馬背一般的山岡。

这个二十英里長、六英里寬的小島上面，布滿了密密的树林。人們大約需要走一个鐘头，才可以进入树林里面一百英尺。树林里面有五十碼高的参天大树。在这些参天大树的枝叶之下，还生長着各式各样的大树和矮小的叢林。凡是有空隙的地方，都長滿了各种卷須和羊齒科植

物。所有这些植物，不管是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矮的，都拥挤得透不过气来，好比一条条从地面上昂起头来的毒蛇一样，向着上面有空气的地方伸张上去。从树顶上面重重叠叠的枝叶间透下了点滴的阳光，下面的枝叶都互相抢着迎上头去。树林里面一天到晚都是阴沉沉的，空气停滞着流通，到处都是极端的潮湿和闷热，简直是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过活的。所以整个岛上的居民，只能够生活在沙滩附近，在树林的边缘上经营一些农业工作。

阿妈们疏疏落落地住在非常简陋的、用竹子盖成的小屋子里。屋子后面是一些开垦的土地，种着山芋、豆子和甘蔗。他们的主要食料就是一种用豆子煮成的汤，里面放有一些山芋和腌肉。这些腌肉是用日本种的猪做成的，高高的背和垂下来的肚皮，这就是这些日本猪的特征。家务事情和那些土地工作，由年老的妇女们担任。由于年龄关系，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可以入海采取珍珠了。那些入海采取珍珠的阿妈们养下来的孩子，当然也由这些年老的妇女们照顾。自从美国人占领了琉球群岛，把它建立成非常庞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之后，这小岛上只留下了十二个男人，做这一批阿妈们的工头，其余的男子都被美国人带到别的岛上，做军事的下手工作去了。

甘明士曾到这一群阿妈们住的村子里去走过一次，接触到那些意想不到的穷苦现象，他觉得真太没有意思

了。他本来还想走进后面那个树林里面去看看，但是很快便放弃了这个思想。他流着满身大汗，回到他那所平房中来，他疲倦得好象被人打伤了一样。

在遥远的海面上早已恢复了入海采珠的工作。那一群阿媽們好象从来不知道海里面曾发现过鯊魚似的，一个接連一个地跳进海里去，在那些珊瑚床上面找寻那蘊藏着珍珠的海蚌。

每一条小船上都有一个工头，这是船上唯一的男子。船头上斜伸出一根看来好象絞架一般的木柱，木柱尽头吊着一个鉄做的、系着一根韌皮索子的滑車。那个工头整天坐在那根木柱的后面。一天到晚，这滑車响个不停。入海采珠的阿媽，用那根系在滑車上面的韌皮索子的一头，綁牢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跳进海里去。他們沉到二三十公尺深的海底里，裝滿了一鉛桶的海蚌还要拿着一根相当重的鉛棒，实在是沒有气力再浮出海面了，所以須要那个工头用那根韌皮索子，把她們拉上来。

这根韌皮索子同时也用作阿媽們呼救的信号。她們到了冰冷的、膝黑的海底，在每一个珊瑚岩的后面，随时都可以发生性命的危險，这就是說，随时可以有鯊魚和八爪魚出来要她們的性命。她們每一个人的腰帶上面，虽然挂着一把象匕首一般的尖刀，但是只是这样一把尖刀，怎么可以抵抗得住一条鯊魚，或者好几公尺長的八爪魚的

瓜子呢？在这个时候，只有操縱那根韌皮索子的工头，才可以解救她們。不但如此，阿媽們的性命也时常都是掌握在那个工头的手里。他把那根韌皮索子拉得太快；阿媽們的肺会炸开来；拉得太慢，阿媽們就要在海里悶死。每一个阿媽每天要跳进海里六十次，打撈那些滑溜溜的、丑惡的海蚌，这就是說，她們每天要冒着六十次的生命危險。

甘明士現在坐在写字台面前，要用一列列、一排排的数目字——这就是那个常盤旋在他腦子裏面的難題——找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，就是說：怎样才可以增加那一批阿媽們入海采珠的成績。他时时刻刻都要記着那位公司經理，在他們分手的时候，对他說的那一番話：“甘明士，你是我們今年派到耶希麻那边去的第六个督察了。在你之前，我們派出去的督察，和那一批阿媽們搞得不好，不能夠使她們比往常多弄到一顆珍珠。如果你能够推动她們加紧工作，不讓过去那种敷衍了事的現象繼續拖延下去，你便是我們一位最得力的督察。不管在怎样一种情形之下，我們都会竭力支持你。如果你工作上发生困难，那末，你老老实实請求附近的美国軍事机关，他們自然会帮助你。”

甘明士相信他自己有办法对付那一批阿媽。他想到这里，就微笑着，感覺得很滿足。为了要很快得到成績，他決計要在阿媽們每天的工作上想办法。現在，她們每天跳

進海里去是六十次。假如每次在海底里平均停留兩分鐘；把她們拉上海面和放進海里去以及把鉛桶里面的海蚌倒出來，每次平均也以兩分鐘計算，那末，這樣合計起來，每天的工作時間還只是四小時。他不是不知道，在海里面的體力勞動，是不可以拿若干分鐘的時間來計算的；同時他也不是沒有顧慮到，對那一批阿媽們體力上過分的要求，採珠的成績，不但是不會增加，而且可能還會減少。但是要增加採珠成績只有這一個計劃，這計劃控制着他，要他把它實現起來。究竟怎麼樣呢？就是由明天起，要那一批阿媽們每天跳進海里去八十五次，誰不實行，便要減少她的工資。他這樣想：如果過去她們每天能夠跳進海里六十次，那末，現在要她們每天多跳進海里二十五次，她們也應該辦得到。

他準備今天晚上便把他這個增加採珠成績的計劃告訴那些工頭們。他知道得很清楚。要增加阿媽們入海採珠的次數，不得到那些工頭們的合作，是辦不到的。難道要他們自己每天和她們一塊出海督察她們，親自把每一個阿媽趕進海里去嗎？這當然是沒有的事。是的，他要把那些工頭們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。只有這樣，才可以增加阿媽們的採珠數目；也只有這樣，才可以在这許多珍珠當中，找出那些特別好的，在紐約和巴黎會有人樂意出高價收買的珍珠，把它放進……是的，放進自己的袋袋里

面去。他想起他的这些计划，不久便可以实现，是的，在这个得不到上帝照顾的小岛上，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，只有这个事实，才可以使他得到一点安慰。

晚上，那些小船回到了岸边，把珍珠从那些洗刷干净、分作若干种类的海蚌里取出来之后，甘明士便把工头们叫到他那所平房里面来。这些工头们的体格，虽然很小，但是他们的气力倒很大；他们的皮肤，棕色之中带着浅黄色；漆黑的头发闪着亮光。他们带着一些害怕的神情在那张竹台面前坐下了，连自己的手脚也不晓得怎样放着才好。甘明士把一大罐一大罐硫球群岛最有名的阿和麻梨烧酒放在竹台上，另外还有一包包的香烟和非常丰富的熏猪肉。到了最后，他还拿出了好几瓶他非常郑重地保藏着的威士忌酒来。到了那些工头们吃饱了之后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喝了一些酒，所以他们也不象先前那样不自然了。这时候甘明士认为可以把他的计划对他们说出来了。他站起来，摇晃着身体，用他那种由英国话、日本话和马来话混合成一种杂种话，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听呀！小伙子们，你们认识我不过几天，但是，你们可以看出，我是很好讲话的。以后天天晚上都可以象今天晚上这样。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们：烧酒、香烟、银元，随你们要，但是你们要支持我。再不能让那些阿妈们敷衍了事了。我到现在所看见的，无非是偷懒。公司发工钱给

她們，不是叫她們偷懶的。這樣，公司不是要關門嗎？你們現在要負起責任來，督促她們從明天起多跳幾次到海里去。誰不跳進海里去八十五次，到放工的時候，不許她離開那條船回家去——這要說得出，做得到的。”

在甘明士說話的過程中，那十二個工頭的臉逐漸昏暗起來。阿媽們，並非別人，不是他們的老婆，便是他們的姊妹，或者女兒。他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：一天之內由海面漲到二三十公尺深的海底去六十次，這是怎麼樣一回事。要她們多跳幾次到海里去，他們認為這只有一個患了瘋狂病的人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。

甘明士一張被酒染成了深紅色的臉，眯着眼睛滿有把握地看着他們。很快他便覺得情況有些不對了。他不辭勞苦地再把他的理由告訴他們。

他們不承認他的道理嗎？或者他們是不懂他的話吧。他忽然跳了起來，走到寫字台前面，把那個盛着珍珠的盆子拿了出來。他餓鬼似的抓了一把珍珠，放在台上。那些珍珠就在那些酒杯旁團團轉。

“看呀，珍珠，我需要更多一些珍珠，更加好的珍珠。你們懂得嗎？”他抓住離他最近的那個工頭的頭髮，把他的頭直對着那個盛珍珠的盆子壓下去，要他用鼻子嗅嗅那些珍珠。“你看清楚了沒有？我需要更多些。阿媽們要多跳幾次到海里去！”

为了还要用自己的动作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他用他的上半截身体在台子下面做了一个泅水的动作。实在是因为喝酒喝得太多了，他保持不住身体的均势，在台子下面摔了一个跟斗。

工头們大声笑起来。内中一个用破碎的英国話对他說：“督察，你喝醉了。你睡觉吧。阿媽們是再不可以多跳几次到海里去了。你喝醉了。”

所有工头們都站了起来，跨过甘明士跌倒在地上的身体，离开了他的平房。

甘明士气忿得磨牙切齿。他在他們背后咒罵着：“你們这批狗畜牲，我要你們認識認識我的厉害。”

他看見好些珍珠滾落到地上去了，他連忙爬起来跪着把它一顆一顆地拾起来。拾了沒有几顆，他的头发脹，就倒在台子底下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甘明士便来到了海边。这时候那些采珠的小船，还未曾出海。他叫兩個工头跟他走到材料庫里面，把一架舷外馬达拿了出来。这舷外馬达可能是很久以前从美国的一条炮艦上拆卸下来的。因为許久沒有使用这只馬达，所以甘明士費了差不多一个鐘头的工夫，才在一条小船的后面把它安裝好。又經過好几次的試驗之后，那馬达使用起来才不发生障碍。甘明士帶着那兩個工头望着这条安裝着舷外馬达的小船，对着那个伊沙庶拉小

島——离这里最近的，只有二十海里远的美国无线电台站开去了。留下来的那十个工头看见这种情形，都预测到甘明士会带着一些对他们不利的办法回来。这一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担着很大的心事。

到了晚上，他们的忧虑证实了。甘明士坐着一条装有发动机的快艇回来了。这条快艇拖着那条安装着舷外马达的小船。但是那两个工头已不在这条小船上面。在那条快艇上面，除了甘明士之外，还有四个手拿着机关枪的兵士，和十二个深肤色的男子。这十二个深肤色的男子，虽然也是琉球群岛的居民，但是并不是这个耶希麻小岛的居民。他们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褪了颜色的海军汗衫。

一个班长级的美国兵，面对着集合起来的当地居民，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，把上面的内容译成当地的杂话，对他们说：

“指挥官命令：所有岛上的男子一律调往无线电台站那边服务，立即要离开耶希麻岛。”

阿妈们非常冲动地纷纷议论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甘明士催促那些美国兵把那些工头赶回家去收拾行装。当太阳在凤尾棕榈树背后沉下去之前，那条快艇已经满载着他们开走了。

甘明士抿着嘴笑了一回，便举起手来，招呼那十二个穿着卡其布裤子的男子，一步步踏着齐踝子骨这样深的